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赤葉河

阮章競 著

梁寒光等 作曲

新華書店印行

新

赤 葉 河

阮章競著

赤 葉 河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 編 輯 者 •

著 者 阮 章 競

出版者 新 華 書 店

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有 • 版 • 權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赤葉河	1
後 記	115
關於音樂創作的經過	高介雲 121
曲 譜	125

王大富的山房。台台前，突露出房屋的一角，有窗有門，牆是用石頭壘成的，陳舊頹敗。台左設一盤石磨。屋前設一條石凳。台正面，上上是甬路，從右方延展到山梁的遠方去。從左邊下去，就是古葉河。台深處，山巒重疊，殘秋景色，荒涼蕭索。

王大富扛鑿從山坡上。

王大富 （唱第一曲）

祖祖輩輩創荒坡，

風吹雨打受折磨。

多開一塊『瞎巴』地，

兒孫們多吃個黑窩窩。

爺爺沒留一塊地，
爹爹沒留一片瓦，
俺爹帶我到北山，
饑頭一把斧一把。

上坡刨地。

辛苦經務三輩子，
年年收秋年年光，
一頓飽來一頓飢，
年盡臘月打飢荒！

音樂起奏，王大富嘆息，抹汗，刨地下。

王禾子在荆棘樹叢裏出現。

王禾子 （唱第二曲）

砍坡砍在老山坡，
汗珠往下落。
筋疲力盡不敢歇，
害怕肚皮餓。

向坡下看了看，抹汗，又砍，隱在樹叢裏。

燕兒從草屋裏出來。

燕燕 （拉拉撥撥水裙上的灰土，唱第三曲）

滾好米湯蒸好窩，
瞧瞧南山坡！（望）
有心要叫聲俺的哥，
新媳婦臉皮薄。

(抖) 噯 (却未叫出聲來就嚥回去，羞怯怯地捂住嘴)。

禾 (邊砍邊唱出)

我家剛娶來新媳婦，
我心很舒服。
風裏頭來雨裏去，
莫叫她受了苦！

燕 (喜悅地)

一個晌午砍半個坡，
咱溝頭一個。
砍光林木好開地，
又有了好柴火。

羞怯怯地叫：「噯！飯好了，叫爹回來吧！」

禾 (笑笑地走下坡來)

今年咱家多了個你，
多開一塊地。
明年要是好收成，
有穿又有吃。

燕

明年要是個好收成，
一家都歡喜。
咱們勤謹多動彈，
好好的熬日子。

心投意合地兩相微笑。

燕 (白) 叫爹吃飯吧！

王大富早就從山的拐角處上來。

王大富 （咳嗽兩聲）咳！咳！

燕 （一驚回頭）哎，爹回來了！（羞怯怯地進屋內去）

王 禾子，沒見二東家秋貴進來吧？

禾 沒見他來。饅頭錢也給了，租子也交了，他又來幹啥？

王 （憂愁地）光給了饅頭錢租子怕不行，呂家在蓋祠堂，我操心又得在咱身上掙點油水呢。

禾 咱家刨坡種參，已經給過呂十塊現洋，畫十字又加了五塊，前些日子刨參，就不該給他饅頭錢，爹。

王 你不給，人家不叫刨參。今年給你娶了媳婦，塌下十塊錢窟窿，指望這坡參，也沒還了賬，唉！

燕燕兒端飯上。

燕 爹，吃飯！

王 咱這山土薄，打不下糧食，呂家的租又重，今年又多了口人，要多開塊地才够吃呀，孩！（唱第一曲）

多一個人多一張嘴，

喝口寡湯也得多瓢水，

窮人靠的是氣力，

多出把力少受罪。

禾 爹，咱秋已經收好了，我一定把那塊坡刨出來。

王

成了頭家就該顧家，

不能還學小猴娃。

明年王門要有福氣，（燕燕兒端飯上）

添個小孫孫旺門楣。

燕總到，羞得轉過臉，摔了禾子一下，給他飯，捂住嘴臉下。

王（回頭看見兒媳婦在，也不好意思地）哼……（低下頭吃飯）

台後聲：『狼來了！狼來了！』

燕（驚跑出）爹，聽！狼來了！（害怕）

王 哦，狼？孩子不要怕！

禾 打去！（拿斧）

台後聲：『禾子！禾子！打狼！』

禾（應）噯！小三子！來呀！（跑下）

王（一面招呼燕，一面向後喊）孩子們，操點心呀！

燕（害怕）爹！真怕死人！

王 不要怕，有我在這裏！

台後人嚷聲，追逐打狼。

『往南凹跑了！追呀！』

『小三子，往牛犢台跑了！』

『禾子！卡住溝口！』

遠處喧嚷紛紛。

燕（又怕，又要往溝底看）爹！瞧狼！

王 在那兒？（用手遮太陽看）

燕（指）往溝裏跑了！

王 哦！

燕 這裏狼真多！白天黑夜都來。

王 要不是這野溝，還稱上咱這號逃荒戶？

台後笑聲，嘆聲又近。

『打死了！』

『禾子一斧就劈中牠的腦袋！』

燕 爹！他們回來了！

禾子、小三、二全上。

禾 （斧上有血）好大一隻狼！

小 南坡高山大，他們在溝口一攔，狼扭頭就跑，正好，叫禾子一斧！

二 （笑，搶着道）回老家去了！

王 狼在那裏？

二 在牛犢台放着。大叔，一會兒吃肉！

王 （笑）好！狼肉、山豬肉，在咱這赤葉河溝，不是希罕的東西。

小 可不，那年少也得打個十來二十條。

禾子等正談論時，台後老宋遠遠獨唱，雜夾着呼呼的羊叫聲，

老宋唱時，不用等王大富他們的對話完畢音樂就起奏。

老宋 （唱第四曲）

赤葉河，赤葉河，

赤葉河原是個荒山坡。

從東到西二十里，

黑格洞洞個大山壑。

禾 哎，爹，看！宋大爺趕着羊，唱着來了。

王 （手搭涼篷）哦！……就是。

燕兒和衆人也跟着看。

老宋拿破鑼板打着羊腔唱出來。

宋（悠然自得地）

梨花開，梨花落，

梨花大鼓唱上北山坡。

王（招呼）老宋哥，來啦！

宋（沒理會的唱上坡來）

自古有山沒有路，

顆糧不長却有三多：

荒山多，石頭多，

棘針樹林野草多。

百十年來沒人煙，

大好的去處却荒落落。

山豬成羣亂打滾，

野狼遍地築老窩。

誰見官家來砍一斧，

誰見呂家來刨半鑊，刨半鑊！

王（迎接）老宋哥！都是實話。坐坐！

宋（坐在石凳上）哈哈！都坐。

王小二（同時）宋表爺大爺，可不是野狼窩。你瞧見牛犢台的死狼嗎？

宋（笑）瞧見了，真不小。

禾（向小二、二全）噯，請宋大爺今天再給咱說段書聽聽！

王小二（同意）好好！宋表爺大爺！說段書聽聽！

宋（大笑）哈哈！沒啥好說。

二 就說你怎給呂承書他叔叔放羊那段故事吧！

宋 不敢再來！那一回差一點敲破飯碗！

禾 哎，不說這，先來一段吧！

宋 說啥？

二 剛剛大爺唱赤葉河，就唱唱咱先人怎來這裏開坡吧！

禾、小 （同意）贊成！贊成！

王 不，先叫大爺吃飯。

二 對啦，叫新媳婦去做飯，試試工式好不好！

燕羞怯怯地轉過頭走進房去。

青年們都笑起來。

宋 不忙，多時不唱，喉嚨就癢癢的。（打起羊鐮柄）

咱們祖先住曹州府，

逃荒避亂沒有去處（禾：『哦！咱祖先是曹州的。』）

開頭來了三個人，

在前溝燒坡砍野樹。

砍光樹林刨成地，

一個作官的城裏來，

說道這山是他的，

不納糧錢不叫開。

小 那個做官的是誰？姓啥？

宋 就是前莊溝呂承書的老爺爺。

禾 你不是說他是城裏的，怎麼呂家這會住在前莊溝呢？

在他們說話時，燕兒做着針線，在門口聽。

王 我也聽說過，呂家看着這山溝都成了地，收租什麼都不方

便，後來就搬來前莊溝，這還不到五十年哩。呂家原是城西鳳凰村的。

禾 那麼，咱們這後北坡，牛犢台又是啥時開的？

宋 牛犢台晚幾年，是你爺爺，俺爹，小三他爺爺，這十來戶開的。

禾 哎！你唱唱咱們祖先吧！

宋 行！

禾 （對小三、二全說）聽聽唱咱祖先嘍！

牛犢台後北坡，

三十兩糧銀寫文約：

言明許丟不許奪，

兩家情願無異說。

咱的先人有能耐，

砍光樹木把地開，

擔土搬石壘地堰，

溝邊地沿把菓樹栽，

起早搭黑整一輩，

到咱這輩更不劣，

辛辛苦苦七十年，

掙下如今的光景來，光景來。

禾 哦！原來土地是這樣來的！

王 該不是人刨開！能說是三皇治世，開天闢地，分紙估單，佔上的當地主，佔不上的就活受罪？

宋 本來說好，只納糧銀不出租，咱先人把地刨開，頭一年收

秋，呂家就來括租，你不給，人家就要奪地。

二、小（同問）不是言明『許丟不許奪』？

禾 說話不算話還行！

宋 不行，你又怎？我活了五十八，渡過河，翻過山，住過主，放過羊，沒見過老財有一個好傢伙！氣得我閒着說兩句書，唱幾句蓮花落！

王（聽罷，無限感慨）後生們聽着吧，這都是實話！

青年們茫茫然。

宋 這山溝從前呀：

山豬成隊，狼成羣，

白天黑夜來吃人，

提心吊胆戰兢兢，

一不小心丟性命，丟性命！

燕（駭）噫噫！真嚇死人呀！嘖嘖！

禾 大家都打嘛！

小 剛才不是打死一個？

宋 野狼好打，有一種狼不好打！

小（急問）那是什麼狼？

宋 那種狼，手不搖，膀不擺，吃人不見血的狼！

二（好奇地）這種狼來過這裏沒有？

禾（在溝口，突然叫起來）哎，來了！來了！

衆（驚慌起來）什麼？狼來了？（有人拿棍；有人拿鐮到溝口看）

禾 指遠方）看！呂大先生的賬房秋貴，從南坡那裏下來了！

二 （諷喻地）哦！我以爲又是個野狼，原來是個人狼！

王 （在溝口看，慌張地）哎！都不敢謔說！禾子快去燒水，快去搬個凳子出來！

禾子和燕兒進家去。

宋 （對小三、二全）人狼來了，兇多吉少，咱們走吧。

三人從一邊下去，王大富慌張地走到溝口迎接，禾子搬凳子出，很不願意似地猛放下。

王 （在溝底說）二東家辛苦了，請上去！

音樂起奏。秋賞神氣十足，手拄棍子大搖大擺地上，王大富跟隨在後。

秋賞 （唱第五曲）

這邊種莊稼，那邊栽樹。

凌霄寶殿，不如山窩鋪。

吃瓜有瓜豆有豆，

老哥住的是神仙府。

王 （啼笑不得）那裏！那裏！大先生怎麼不過來？

秋 （點頭，神氣地）

大先生走乏要歇晌，

打發我來跑一趟。

雨順風調年景好，

老王一定是穀滿倉。

王 全沾大先生的福氣，請坐！請坐！大先生好多時候不進溝來，二東家前幾天來，怎麼不吩咐一聲，好叫咱們準備準備……